

黃金組

佳作



林月慎

林月慎，一九五二年出生於新北市萬里區，家中務農，兄弟姊妹共九人，排行老三。結婚離開家鄉，住於臺北市，研讀中醫多年，中年之後轉業從醫，開業於基隆市。年長思念故鄉，回到萬里，耕一畝田，過著簡單的生活。

鏡湖的柑仔店

我來自礦區，但不是礦工的女兒。

一九六二年，父親在臺北縣萬里鄉雙興村（舊制）的鏡湖開了一家柑仔店，先由大哥大姊照顧著，等生意穩定後，全家就從居住了數代的二坪搬到鏡湖，由務農轉業從商，當時我十一歲。

我家柑仔店取名「林商號」，在鏡湖的太和路三叉路口，店門前那條路通往二坪、大坪、麻斯廩、麻竹腳、達天路一帶，右邊的道路則通往下湳、員潭、大埔到金山，地點很醒目。每天，我們早早起床準備營業，排行老四的我會幫忙將兩扇木門及左右各六片店窗卸下，整理店內什物，學著使用磅秤，勤快的招呼客人，想要當父母得力的好幫手。

鏡湖因有湖如鏡而得名，又名粗坑仔，聚集著數十戶人家，住戶大都姓鄧，聽說自清朝時期即已在此定居。這裡距離我的故居二坪約三公里，走路僅二十多分鐘，但兩地生活習慣卻大不相同。二坪鮮少有外地人進出，過著典型的農村生活；鏡湖礦工多，務農少，熱鬧嘈雜。我們剛搬來的時候，非常不習慣，凌晨四點多，正是好眠時刻，卻常被行人的匆匆腳步、三三兩兩談笑聲吵醒，原來是早班的礦工已經準備入坑，

開始一天的工作了。

灶腳煙霧繚繞，是媽媽早起將大灶起火，在為我們準備早飯。叩叩叩，有急促的敲門聲，阿母鍋中正忙，急急叫起床，我打開門，戴著礦工頭燈的海叔要買一件內褲。海叔買的内褲是麵粉袋做的，一件五元。這是店裡賣完麵粉的空袋，洗淨晾乾，媽媽教我將它對折再對折，裁出褲型，縫合，再穿上鬆緊帶，就是一件寬鬆好穿的四角內褲，很受礦工朋友喜愛。因那個年代沒有太多麵粉袋，製作數量有限而成為搶手貨。

我家柑仔店申請了米商、鹽商、菸酒商三張執照，除販售米鹽菸酒外，還有各種雜貨，供應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。一入門，迎面放置一座木頭釘製的四方大米桶，緊連著的是後方的收銀大木桌，右手抽屜是放用來找錢的零鈔及銅板，左手抽屜則放大小印章、收據與文件、大小面值郵票。桌上放著帳冊與算盤，父親白天忙於農事，總是在我們入睡後，戴上眼鏡，邊抽菸邊撥打算盤，獨自坐在桌前仔細核對帳目。

店的左右兩旁有一層一層的木釘貨架，架上陳列著粉紅色紙包的長方型米香、甜鹹兩種口味的糕餅，中間排放紅標米酒、啤酒、太白酒、清酒、紅露、高粱等，香菸有長壽、雙喜、幸福、金馬、新樂園、吉祥；肉醬、三文魚、鰻魚等各類罐頭，米粉、麵干、麵線、麵粉、太白粉、雞蛋、糖及醬油、汽水沙士等民生用品，以及祭祀用的紙錢蠟燭，一應俱全；孩子們最愛的金甘仔糖、酸梅、橄欖，當然也不能缺。夏天加碼賣淋上糖水的剉冰，也可加牛奶、香蕉、酸梅等各種口味，過年時添加氣球等各式

抽獎玩具，因山區交通不便，又有礦工進出，來往的行人不少，生意還算興隆。

「林商號」兼賣草繩，這是其他雜貨店沒有的。當時伐木業興盛，因應市場需求，父親在房子下方的空地上蓋一間簡陋的鐵皮屋，不知從哪買來一組機器，自製自銷賣起草繩，發展成林商號的特色產品，每天早上都有伐木工人等著購買，有時產製不及，都要預約等上數天才能交貨。

草繩大都由媽媽打製，下課後就由我或妹妹接手。製繩機沒有電力，前面有三個伸縮孔，我們一邊費力用兩腳踩踏使機器轉動，一邊手忙腳亂地將一撮撮約四五枝的稻草依序放入三個孔中，形成三股稻草，慢慢絞進機器，即成為一條草繩，沿木製軸心纏繞成捆。如果手腳太慢，沒有將稻草接續上，草繩就變得粗細不均勻，容易斷線；客人買到這種瑕疵品，會登門投訴，那天我跟妹妹就不敢上桌吃晚餐，怕被父母責罵。

鏡湖地區，有鏡湖、萬昌兩大煤礦。「鏡湖煤礦」在日治時期即已開採，「萬昌煤礦」則是光復後開挖，興盛時期二十四小時不停工，採輪班制，分一番、二番、三番（「一番」是礦坑的專門用語，即現在的早班、午班、晚班之意）；年產量數十公噸，以卡車運往基隆轉售各地。除了金山、萬里當地人，從遠地來的工人，就住在礦坑旁的工寮裡。

很多礦工來自宜蘭、三貂嶺、牡丹坑，有的攜家帶眷，有的隻身出外拚搏，我對

這些陌生礦工與工寮十分好奇，總是趁送貨或去賣農產品時，快速地多瞧幾眼。

工寮以鐵皮搭建，石棉瓦為頂，中間為走道，兩旁一間一戶，約七、八尺寬，以木板隔成大廣間。這不到兩坪的小小空間，就是離鄉背井的礦工一家大小棲身之所，吃飯、睡覺、大人喝茶聊天、小孩寫功課都在這裡。廚房與廁所蓋在後方，大家輪流使用。

因這些礦工流動率高，我就讀的「大坪國民小學」，每學期都有同學轉走，也有新同學報到；新來的同學有些很快適應新環境，有的顯得害羞沉默，不喜與人互動，也有特別「恰北北」的。

記得有位從宜蘭來的曾姓女同學，為了保護兩位弟弟，嬌小的她，總是擺出一副小太妹不好惹的架勢，若弟弟受人欺負，她立刻挺身而出，拳打腳踢，寧可接受老師的處罰，也要把對方打得落荒而逃才肯罷手。曾同學的強悍作風，在純樸的鄉下學校引人注目，大家都跟她保持距離，就連我這個集小老師、風紀於一身的「權威班長」，也不敢出面制止她的行為。

礦工進坑前先在更衣室換上衣褲，因坑內溫度高，大都打赤膊、穿四角內褲；出坑時全身布滿煤屑灰塵，要在澡堂洗刷乾淨，換上乾淨衣服才回家。山區生活無聊，他們出坑後常聚在我家店門口的椅條，買一罐太白或紅露酒，配著三文魚罐頭，或一杯五毛錢的花生，一起喝個小酒，偶也打四色牌、撿紅點，消磨時間。

礦工生活品質差，工作環境充滿高危險性，其中最常發生的是落磐跟爆炸。有的人用走的進去被抬著出來，有些更不幸的，因落磐清理不易，就永埋地底了，親人想見最後一面，也不可得。

這些不能回家的礦工，家人總在清晨或黃昏時，來到礦坑口悲慟哀傷的頻頻呼喚。有白髮人哭喊兒子的，也有哭丈夫、哭父親的，她們的共同語言是：「你奈這呢忍心，放我做你去啊！」

年約五十歲的徐伯，待人親切，是個好相處的人。少年時從大陸來臺，娶了年輕妻子，在鏡湖落腳，以挖礦維生。一日被落磐擊中，壓傷了脊椎，正值壯年的他從此半身不遂，不但不能再入坑工作，還需要有人照顧起居，生活陷入困境。年輕的妻子承受不住這種壓力，帶著領養的女兒走了，留下無行動能力的徐伯一人。

當時的礦業已走下坡，礦場經營權數度易人。對於出事的徐伯，老闆並未伸出援手，連基本的撫卹賠償都談不攏。一幫礦場的弟兄看不過去，把徐伯抬到礦坑前道路上，阻擋車輛進出，意圖影響礦場運作，向老闆施壓，引起許多人圍觀，現場議論紛紛。最後的結果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沒多久徐伯就不見了，聽說是被送到安養中心安置。坑內危機四伏，稍有不慎就命喪礦場。我的一位親戚，二十五歲，結婚一年多，育有一個六月大的女兒，一日入坑工作時挖到沼氣，坑內通風不良，瞬間缺氧倒地不起。隔日遺體以運煤卡車運回家中，途經我家柑仔店，特別停下讓我們瞻仰遺容。

大卡車車斗很高，我們姐弟個兒小看不到，父親搬來椅條讓我們站上。只見罹難的親戚穿著白色汗衫，安詳地躺在木板上，讓我震驚至今不能忘懷的是，他的臉是粉紅色的！聽大人說那是極度缺氧的結果。

煤源漸漸枯竭，礦坑連續嚴重災變，加上石油能源和進口煤的取代，礦坑經營不易接連關閉，工寮廢棄、坑口封閉，我家的雜貨店生意自然大受影響。兄弟姐妹出外就學、就業，接著各自婚嫁離開老家，連父親都回到二坪重拾農務，種菜、養雞，僅有年邁的母親守著店面；父母過世後，「林商號」停業，隨礦場走入歷史。

往事並不如煙，礦工的談笑聲、姑婆叔嬸們的斤兩計較、味道嗆鼻的太白酒甕、充滿誘惑的黑糖塊，以及徐伯躺在礦坑前無助的一幕、親人的粉紅色臉頰，依然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……

* 評審評語

臺灣從日據時代大量開挖金礦，煤礦，至上世紀六〇年代已漸枯竭。本文以柑仔店女兒的角度，見證鏡湖礦區與舊時雜貨店的共榮與消長，忠實紀錄底層生活的無奈與苦難。礦工發生落磐受傷後的無助，死亡時因缺氧而呈現粉紅色臉孔，尤其讓人觸目驚心……。礦坑先後關閉後，柑仔店也隨之走入歷史，讓人不勝感傷。

—— 季季

* 得獎感言

感謝教導我的師長，感謝陪伴我的朋友，是妳們喚醒我的記憶，觸發我的靈感，開啟了我寫作的旅程。
得獎是起點，有一份感動，我會繼續寫，寫我的童年，寫我的家鄉。